

南疆逸史

下

晚明史料叢書

南疆逸史

下

[清]溫睿臨著

中華書局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九

守土

嗚呼。封疆之吏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人臣之通義也。明之末也。爲吏者既胺削以致變。及賊至。則捧頭鼠竄。列郡土崩。求之其捐軀以報者寥寥也。間亦有之。豈非歲寒之松柏也歟。余于死事之大者。旣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不去。嬰慘酷而自甘者。雖他事無所表見。亦不忍沒。自弘光迄永曆。列其姓氏云。

任民育

曲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

黃鉉

吳道正

王志端

揚州自史閣部死義外。文吏得九人焉。知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舉人。善騎射。爲鄉里捍患。里人徐標巡撫真

定薦其才用爲贊畫經理屯務。明年授潁州知州。兵疫之後，戶口死亡略盡，而征賦如故。民育乃核州田計一萬九千頃，荒者半焉。於是並八十里爲四十里，止征現戶，民甚德之。甲申冬，陞揚州府知府，可法甚重之。以戎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綯服坐堂上，曰：「此吾土也，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者侍。兵至，欲擁之出，不行，遂殺之。妻子投井死。陸某亦自經以殉。同知曲從直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從直字完初，遼東舉人也。監軍同知王纘爵，字佑申，鄞縣人，以祖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篆，清介剛直，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起揚州監軍同知，可法謂曰：「君書生不知兵，奏改京職可乎？」纘爵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難？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及城破，遂從死。江都知縣周志畏，字一畏，號松雪，與纘爵同邑。癸未進士，年少，敢任，果於決事。高傑將士在城暴橫，志畏屢戢之，反受挫，不勝憤，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卽命代之。伏龍先由舉人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即陷。兩人皆死於兵，而志畏妻子僕隸闔門殲焉，無一人脫歸者。其時兩淮運司楊振熙、揚州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字研方，孝豐人。諸人行事，惜乎輒矣。

司理府君

先伯父司理公諱璜，姓溫氏，初名以介，字子石，號寶忠。湖州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太孺人，苦節五十年，卒被旌於朝。少爲諸生，有學行，名譽赫然，湛深於易，爲教授大師。性至孝，母沒，廬於墓，出入必爲文告。丙子舉于鄉，始易名。癸未成進士，年五十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京師報陷，公慟哭誓死，亟訓民兵，繕城堞，靖盜寇。

爲保障計。明年南都亦覆。知府秦祖襄遁。諸僚屬悉遁。公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願守。遠近從而保者數萬家。會僉都御史金聲舉兵績溪。公與爲犄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于滄坑村。語諸吏不得通家問。凡四閱月。聲敗。嚴兵登陴。郡人黃澍以城獻。公抽刀將自刎。吏叩頭曰：「不念夫人公子乎？」公曰：「然。」孺人欲偕我死。不可不成其志。趨歸滄坑。釀酒以訣。夜闌。僕婢成就寢。長女寶德年十五。假寢茅孺人趣之起。女曰：「何爲？」曰：「死耳。」女延頸受斬。未絕。復刃之。孺人整衣臥。公取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乃書遺令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還屍。投筆長嘯。抽刀自刎。聲如雷震。」乙酉九月二十四日也。越日復甦。居人异之。幕府視其創。皆驚歎。進之食。揮之。又五日。自手裂其喉而死。先君往迎其喪。而撫其孤。先君幼學于公。性尤方介。公歿隱居終身。公少館雙林吳氏。有官長沙丞名士義者。城破。不屈死之。全家殉焉。例得附書。

閻應元 侯成祖

江陰小邑也。而城守之嚴。江以南無若之者。則賴於典史閻應元。侯成祖之守金山衛亦似之。應元字麗亭。順天通州人。崇禎末授江陰典史。江盜百艘乘潮抵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據戰。連殪三人。寇退。以功陞德安主簿。道遠。未赴。寓居沙山。乙酉南都陷。郡縣降附。檄至江陰。諸生許用德。昌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衆曰：「然。」則城守乎。相與設太祖像。拜且泣。城內外應者萬人。推新尉陳明選主兵。明選曰：「我不如閻君智勇可屬大事。」於是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君者。諸君其無

以生死爲計。衆曰諾。乃問曰：有餉乎？巨商程璧前曰：某願輸三萬五千金。輸者次第集。又問曰：有軍實乎？明選曰：前兵備道所製火藥火器故在也。發之得火藥三百畧，鉛鐵九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乃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稊、布帛、酷酒、鹽醢皆是。且曰：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衆曰：然。於是餉粗具，乃治樓櫓修堵堞，令戶出一男守城，餘丁傳餐已，乃分城而守。令鄉兵設伏四郊，待遊騎至而殲焉。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大兵所過，邑無堅城。守土吏或降或走，即閉門抵抗，攻之輒拔。遲不過旬日，故漫視南土，謂可以無血刃而傳聞江陰設守甚嚴。兵至境上，輒賊殺，相與大駭。于是大出兵薄城下者且十萬，列營百數，圍數十里，依君山起壘，下瞰城中，矢聚如雨。城上雜發礮砲擊之，夜遣壯士縋城下，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踩踐死者數千。始移營去。居民黃雲江善弩，傅以毒藥。中人輒斃。陳瑞製木銃水銃_{國光本作}，近者糜爛。應元創新意，製鐵鎗，繫以長繩，能刺人於城下。大軍架大砲擊城，城垣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組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命人運大石，視缺者壘焉。又嘗矢盡，乃束藁爲人，夜立陴院間，城上擊鼓鳴金，大噪。若將縋城斬營者，大軍驚矢，銳集。比曉，獲矢無算。凡守禦之法，殫極智巧。大軍乃濟師，遣降將劉良佐來助。臨城呼應元與語。應元曰：我一典史蠶臣耳，猶不忘故國。汝爵爲列侯，握重兵，不能爲國捍禦，反爲敵前驅，有何面目向我邑人耶？良佐慚而退。八月，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黃蜚、吳志葵作書招降。志葵在城下，陳說利害。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搴旗，爲人所縛，死已晚矣！何喋喋爲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悽愴，大兵聞之者皆爲泣下。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親爲裹創，死則酌酒而哭之。明選寬厚嫗煦，善撫循士卒，往往流涕相勞苦。士皆樂。

爲之死。雖知危急不少變。外兵旣盛。攻愈急。砲聲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亦盡。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城傾大軍羣擁而上。應元率死士巷戰。所當披靡。殺傷以千數。奪門不得出。投於前湖。水淺不死。遂被執。良佐持之而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貝勒不屈膝。死於棲霞禪寺。用德明選自焚死。城中屍骸枕藉。街巷皆滿。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大兵死者亦六七萬。嗟乎。應元之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應元者而守之。明豈其亡哉。隆武聞而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敬而拜之。應元至今廟食江陰。侯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松江之起兵也。集諸鎮議。承祖率兵至。欲共襄大軍。而吳志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爲存亡耳。歸而治兵設守禦。未幾。志葵果敗。松江亦破。進攻金山。承祖坐陴院間。親受矢石。緣城上者立刃之。屢進屢却。不能入。八月二十四日。江陰既陷。李成棟還師助之。守卒皆疲餓。有內應者。啓各門以入。承祖與其子傑巷戰。衆且盡。傑被執。罵不絕口。見殺。承祖被執。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助子孫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於先師。遂受刃。

顧咸建 唐自彩 過俊民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與兄咸正俱癸未進士。咸正授延安推官。而咸建得錢唐令。錢唐本劇縣。是時連歲大祲。米價騰湧。民至削樹皮採野菜爲食。而三餉疊加。催科愈急。長吏以解額爲殿最。里甲往往椎經倉門。咸建下車。分兩稅爲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攝。集父老告之曰。寇患若此。朝廷師旅四出徵餉。非得已。

也爾曹受列聖深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我遣胥吏乎民皆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逋課負使君輸者墳溢無後期者京師變聞人情洶懼咸建出令曰天未厭明德新天子詔卽至若無恐戢奸警備愈嚴弘光立御史彭遇颺士英私人也出按浙江橫甚遣奴客四出剽掠百姓憤怒聚譁于署遇颺出兵擊殺七十餘人民洶恂思變咸建馳撫之得已遇颺旋効罷及揚州失守馬士英方國安鄭彩輩咸集錢塘城中鼎沸咸建率士卒日夜防禦軍得少戢大兵將至巡撫張秉貞恆擾不知所爲總兵陳洪範勸之納款咸建爭之不能得秉貞遂挾潞王出降咸建棄官去大帥遣騎追之及於吳江還抗詞不屈閏六月朔殺于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閩中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咸正之選推官也延安已爲賊所陷未赴而京師變需次于家至丁亥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欲與提督吳勝兆共舉事爲人告變匿咸正子天遠所述捕得之子龍死咸正執至江寧總督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答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與二子天遠、天遴俱見殺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建州貢生兵部侍郎階泰從父也崇禎末授臨安知縣而無錫貢生過俊民方爲訓導自彩居官廉多德政尤振興文教與俊民相得甚歡臨安故小縣俗醇樸易治自彩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及大兵至浙省城大吏皆遁降邑人大震自彩歎曰臨安彈丸也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爾民素不習兵革無徒苦父老爲也冊印具在聽邑人之所爲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與其姪偕豫攜家人入梅塢本作階豫國光俊民亦匿山中士民遂賣冊印赴省大帥問曰若令安在民前曰令唐君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敢守土已入山隱矣大帥曰果賢耶我還汝令若迎奉之我不必別遣吏也士民入山迎自彩出堅不

可閱兩日大帥聞自彩終不出下敎置令新令至欲自媚詭上言自彩山中陰集兵虞有變總督張存仁乃遣兵執自彩俘其家是時八月值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我在豈可令大聖缺一祝乎刑牲具醴侵晨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唐令之兵突至見堂上峩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學官也因前繁之俊民大驚殺于功臣山下自彩至不屈總督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若毋自苦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縣民德汝多矣行且薦于朝慰諭百端自彩言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總督指其家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豈以兒女子易大節卒與其姪偕死妾大呼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乳嫗在延頸受刃其子旣長遇蜀人得歸隆武贈太常寺少卿偕豫字敬子亦貢生贈太常博士而俊民竟無爲請誼者

戴重

戴重字敬夫和州人十四爲諸生國變與同學爲不敢忘社又爲復仇史以見志弘光元年歲貢廷試第一馬士英當國以重應制誥譏切時務啣之將中以罪中允趙士春爭之乃寢選授湖南府推官士英索其澄泥硯不與以五百金購之亦不與乃改廉州會南都陷諸義旅羣萃太湖而重與王元震自爲一軍與吳江吳易宜興盧象觀相聯爲首尾攻湖州破之磔降者三失而三復之轉戰三月傷于矢退居僧寺作絕命詞十五首絕粒以死湖人私謚文節先生

鍾鼎臣

鍾鼎臣字彝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寧國府推官累陞真定知府未赴弘光元年五月改授嘉興之官時南京已陷或勸弗行鼎臣曰見危苟免義所不敢出也蒞嘉興踰月城破紺衣坐堂上僕人進瓜拔劍斫之曰恨不以此破敵遂自刎

方 召

方召字虎隣宣城諸生南都之亡郡縣兵起召輒集鄉勇應之久之不利走謁隆武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民曰父老良苦令不廉何能寬征我官兵曹法將戢兵自今往來騎無得橫索厨傳暴吾民因大書於版曰不愛錢不怕死懸于視事之所出則使人負以前驅轉相告語兵士見者皆斂戢縣境以靖民呼真父母及大兵破浙東屠金華次江山人皆震恐欲降召慨然曰大事去矣一邑何能支徒殘吾民耳聽居民往迎而肘繫其印冠帶北面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縣齋西偏之井以死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士民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因置亭其上曰冷香亭盡夜嘗見形官爲位祝於署民亦立廟有像祝之葬城南景星山其後同里翰林院侍講施閏章過江山親至井所弔以詩鐫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

南疆逸史卷三十四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

守土

唐王立國之日淺。而其時死節之士甚衆。蓋皆前之遺臣。未殉南北之難。而留其身以有待者也。既各爲傳。今錄其守土而死者。

傅雲龍

熊秉震

鄭爲虹

黃大鵬

王士和

王景亮

胡上琛

附

傅雲龍。字蒸甫。金谿人。甲戌進士。累官浙江僉事道。分巡紹台。剿石學柱桐柏。破楊六。曾旺。海洋。平竺武。四明。降許都。金華。功尤高。陞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弘光乙酉。漳寇起。雲龍單騎往招之。誅其渠魁而定。隆武丙戌夏。龍巖賊復起。率師進剿。斬馘千數。賊平。進太僕寺正卿。是秋。大兵由建邵入延平。雲龍檄兵入衛。躬抵南靖。遍乞濟師。無應者。移家入山巖。招集義旅。以圖後舉。大兵間道入漳。迹得之。見貝勒不屈。漳士民多頌其賢。貝勒

知得民心說降不聽明日露刃脅之叱曰殺卽殺耳我豈可威劫者罵不絕遂遇害年五十五冬十月也武闕伯陳秀經紀其喪護其家得歸

熊秉震字九初南昌舉人官處州司理乙酉棄官隱於閩隆武令以職方司主事守浦城大兵過浦招降不聽遂遇害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進士知浦城縣上初入閩知其廉吏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乃擢巡關御史留浦城有武將強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人言其市恩邀譽上知其忠不問且令兼巡上游丰采肅然將士斂手鄭芝龍旣懷二心盡撤關隘守兵聞浙東陷先回安平其將施福亦歸仙霞二百里間空無一兵大兵抵關安行無阻爲虹歎曰肉食者不忠而屠民以殉之乎還浦城啓門縱百姓去自刎丙戌八月也同時守關者爲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求爲弟子執役每會講輒從旁竊聽遂知書能屬文舉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能聲擢兵科給事中治兵餉未幾從上至建寧上以仙霞關重地使閩人自爲守及關破大鵬被執南面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大兵射殺之

王士和字萬育金谿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上言六事文職廣而委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繁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益勞移蹕頃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此苦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令刊所上章分賜之召士和賜對丙戌夏轉兵部主事尋知延平府時延平爲上駐蹕地委重之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猝奔汀州留兵部侍郎曹宇泰偕士和居守大兵至士和謂士民曰吾受上知遇不可生汝等當自爲計毋使數萬生靈膏斧鑕也士民環泣其友亦勸之士和正色曰君子愛人

以德君何爲出此言。且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君恩厚矣。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北面再拜繫印於腰。自縊死。

王景亮字武臣。吳江進士。南渡授中書舍人。隆武改監察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兼督學政。奉令通好于魯衢州。唐魯之交。政令不一。景亮久居之。未有以報命也。城陷日縊於馮家園。衢州道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皆不屈死。武臣則胡上琛。字逢聖。福州右衛指揮使也。性喜讀書。時時竊讀吟咏。年十八赴京襲職。隆武加錦衣衛屬。從至汀州。遇變而返。大兵入城。曰。吾世臣也。豈可偷生。令人入山採毒草。其妾劉氏聞之。願同死。上琛喜曰。爾婦人能之耶。遂衣冠同拜天地祖宗。各舉酒飲藥而死。

曠昭 張亮附 王養正 王域

劉允浩 夏萬亨

曠昭字白依。遂寧人。萬曆中進士。歷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隆武元年七月。勅諭昭曰。念卿在鳳陽撫綏多士。甘藷之蔭。施於喬木。握手道故。何日能忘。比以留都不靖。孝陵重局。朕已斂兵閩粵。可數十萬。劍及於室。履及於寢門。而諸豪傑以六師一動。必須萬全。欲先合江右之軍。次收兩浙之士。棲遲顧慮。又踰一月。朕獨居深念。枕席之處。常有淚痕。想卿聞之。亦爲痛心。今心思奮溫。台以西衢。嚴而下。刎頸之士。亦數萬人。欲發錢塘。與大軍遇。卿能率章貢之師。決鄱陽下萊蕪。指顧金陵。濯足龍江。番君之義。不足高也。雲臺麟閣。何常之有。昭得之感泣。某月。金聲桓攻陷九江。遣所署九江知府吳亮爲書說降。昭答曰。昊天不弔。先皇帝身殉社稷。乃

臣子殺身成仁之秋而孤臣尙伏麾擁纛開府巖疆誠以本朝中興有地庶得藉雪犬馬之心豈知人謀不臧補報無術賢奸雜處功罪不明使江上四鎮逍遙于西北荆楚大帥結怨於江南故貴國無亡矢遺鏃之費遂越長江夫吳將軍之乞師貴國也本效包胥之義使貴國成復楚之功故荷戈執殳爲王前驅今大仇未復宗社再傾逆闖構鵠蚌之勢而貴國收漁人之利豈天下所望於吳將軍者哉故爲貴國計莫若窮追賊黨以正厥辜若亡命四逸則當傳檄天下捕購其首然後擇親而賢者以爲中國主又簡人望以輔翼之其舊將擁重兵坐視國亡恣行擄掠爲民患者殺無赦如是中國免水火之患莫之衽席皆貴國之賜也則厚玉帛通婚姻世講盟好永絕戰爭書之史冊豈不遺萬世之名哉興滅繼絕在斯一舉昭自束身待命不然者惟有背城借一以死報國耳南昌既陷昭被執同時安廣巡撫張亮爲左夢庚所執以獻亮亦慷慨不屈豫王高之使與昭同處謹守衛之二人同鄉也相誓求死脅之降不得械至京師乃並殺亮字揆伯內江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養正自成進士宦游大半在江西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皆從之游嘗知南康九江土賊鄧毛谿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恆懼議請兵養正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年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文藝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諸生多所興起弘光立陞建昌兵備副使部署甫定而降將金聲桓徇江西諸郡望風奔潰養正飲泣督師堅城據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內叛潛遣人納金師因襲陷建昌執赴武昌道過南康南康人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

王域字元壽松江舉人除宿州學正佐有司城守有功歷工部主事榷稅蕪湖時上游梗於賊商少而稅額增

域上疏請如舊從之。南都陞本部郎中出守建昌。加副使。以清正稱。乙酉六月。金師入南昌。城與布政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謀曰。事急矣。國無主。何以聚衆。乃奉益王監國。大兵進攻建昌。七月朔。城陷。王出走。城被執不屈。送武昌。

劉允浩字集生。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家居聞北京陷。欲西行說劉澤清起兵。而寇至萊州。允浩與張國士等擊走之。奉母南行。時寇盜接迹。聞其名。不敢害。抵淮。與黃得功相結。慨然欲立功報國。史可法壯之。欲留之軍前。允浩不可。謁選南都。授建昌推官。同輔益王。大兵來攻。允浩督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衆巷戰。中矢被執。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婺源敎諭。陞西華縣時。河南多寇盜。萬亨修備甚嚴。居三年。改知夏邑。夏邑城小不足用兵。賊常頓兵城下。萬亨解諭之而去。劉超叛。督師丁啓睿率諸軍討之。屯聚者且數萬。軍需器械不缺于供。萬亨力也。弘光立。使迎太后。因陞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爲驟。乃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保寧。王避寇南昌。其舍人豪橫。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潤。皆持白梃作難。民與格鬪。將焚王府。萬亨諭之始止。尋陞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萬亨奉其母至撫州。屬于門生。聞南昌已爲金帥所據。乃入建昌。奉益王。建昌破。金帥以萬亨得民心。將藉以撫定江西。曰。公從我。且爲大吏。萬亨書絕命詞見志。金帥知不可降。然不欲加害。送之楚帥。一門死于建昌者三十餘人。萬亨至武昌。與王域、劉允浩、王養正施以略。魯忠省俱死。傳首江西。棄尸城下。武昌人收葬于沌碧河。題曰六君子之墓。原抄此下有養正二字。蒙修。四川進士也。餘二人失攷三句案養正已見前。然字與里居俱不同。殊不可解。今依校者刪去。

卷十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三

其指授家酷貧夫婦或竟日同食一瓜冬日被苧衣不恤也補庠生督學蔡懋德甚器之其後汝亨亦按學江西伯昌方居憂招之往謝不見人曰子昔者千里師之今咫尺而拒之耶答曰向者求師非見學使者也且我豈以師故越喪而往哉攜其子先春讀書山中宵分不輟庚午舉於鄉隆武立授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奉命至江西招集義旅歷新城廣昌至寧都會大兵破字下當有脫文金聲桓徇江西之諸郡縣伯昌力守寧都被圍者一年城陷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乃自縊庚寅二月初十也城之未圍也先春奉母及妻匿山中復出從父至城下僕告曰敵兵且至盍避之先春曰大人在城奈何舍之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不信奮袖而往遂及於難先是伯昌有堂姪世名字仲嘉丁卯舉人隆武授龍溪知縣甫蒞任而大兵入仙霞關鄭芝龍迎降全閩皆潰世名獨不屈遣其子常吉出常吉曰父在兒焉往未幾被執皆遇害士民棺殮之葬淺土新守令至哀其忠各捐金贈其二孫助歸其喪世名偉幹修髯性豪俠志氣慷慨爲孝廉日當事愛其才贈之金輒隨手盡死時有僕黃錫黃揚王享蔣三四人者同殉云

逸史曰二君皆以孝廉起家皆死忠又皆有子死孝忠孝一門何其盛也必如是庶不愧孝廉也夫

梁于渙字飲光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大兵至郡縣望風迎款于渙獨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帥欲降之不可禁南昌獄中五十三日日作詩文客有慰之者于渙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余一小吏所圖曷濟然古今忠孝名節在人自立耳天下人觀于渙今日有爲之恨者有爲之憐且怒者至於醜而笑之者幸免矣金帥又欲官之客聞而賀于渙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